

# 临汾古戏台

徐 剑

列车驶进陕西西安时，天色将晚。他本想坐当晚最后一班高铁去山西临汾的，但两个车站转场，仅剩15分钟，看来只有在西安歇一夜了。

第二日，他坐高铁到了临汾，驱车前往尧都区东羊村，听闻那里有一座元代年间的乡村戏台。

抵达村庄，沿幽径而行，穿过一片树林，一座元代戏台扑入眼帘。戏台坐南向北，红墙石柱，飞檐斗角。走至跟前，戏台高出地面两米有余，正前方四根石柱方方正正，足有二三十厘米宽，上面刻有图案，并镌汉字，皆为柳体。

拾级而上，走到舞台中央，顿觉得自己也可以演一位小生，锵锵锵，似骑马而来，扬鞭之时，便有铃铛响起，靠旗飘飘，绕了几道弯，然后一个亮相。

过去以为元朝唯有元杂剧，可后来发现，元代的书法、绘画、雕塑等同样璀璨。

那天，站在元代戏台的中心，仰首看藻井，戏台的藻井，一改两宋的精致，一切工艺简化处理。踱着方步，环顾，身边尽是生末净旦丑，他该演个啥角色？他

问自己，亦问藻井之上的天穹。

他迂徐走下来，只见戏台正前方，有一座门楼，立有一亭，飞檐斗角，亭阁高耸入云间。

以为是看戏的人坐上位，岂知专家说，此亭是给神仙和天地君亲师看的。神仙住在哪里？他茫然四顾，不见庙宇、殿堂。专家引领他向前，一块长方形的原址上，天井、庙堂的柱墩犹在，仍可窥视当年这座乡间庙堂的格局和气派。

在洪洞县广胜禅院下边的水神庙里，当地朋友答道。什么时间可以看到？他有点迫不及待了，欲一睹水神庙之大观。三天后，机会来了，在前往洪洞县大槐树的路上，他特意在水神庙停留。

水神庙又称下寺，是祭祀霍泉水神的风俗性祭祀庙，包括山门（即元代的戏台）、仪门、明应王殿等。大殿里塑有明应王像和侍女、大臣等泥塑，绘有大量壁画。

从左边望过去，又是一道人间烟火风景。一个小厮推开两侧的门，闪出半个身子眺望，街上行人匆匆，一位穿蓝衣长裙的大元妇女，满月脸，小眼睛，柳叶眉，倚街望前方。西北望，雁归

来，远方征战的丈夫何时归来？与唐宋年代江南女子倚门而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春愁秋水，君去远方，古来征战几人还。

将目光抬眼高处，屋檐之上，牡丹盛开，春花怒放，金枝绿叶，一幅精彩的大千世界。



为演员换装休息之处。

时间过去数百年，如今除了水神祭祀的日子，依旧有演员登台。而上寺南墙上的壁画，恰好是元杂剧的情景再现，生末净旦丑，还有

乐班一一在此露面。

水神庙、乡间戏台，蝉声、涛声、曲声四起。临汾听曲，听涛，听雨，他分辨不清，莫道君不识，分明是元代戏台蒲剧的花旦之声。

刚放寒假，读高中的女儿和上小学的儿子便迫不及待地围着平板电脑，开始准备他们的出行攻略了。看着孩子们专注查找的模样，我想接下来这个超长假期，他们大抵又要跟着妻子，畅游祖国的壮美山河，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无限乐趣。

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是妻子的最爱。纵然每次出行难免伴随旅途颠簸之苦和景区排队之累，可她带着儿女们依旧乐此不疲地行走，足迹遍及天涯海角。如今又进入假期，不论是对于从事教学、常年忙碌的妻子来说，还是对于渴望放飞的儿女而言，无疑是出行的黄金期，只是这次，她有了不一样的打算。

正当儿女们争论着，是去东北赏雪滑冰，还是去海南逐浪踏沙打卡时，妻子却一脸淡定地摆了摆手说：“这个假期不远行。我们生活的城市，原本就是‘网红’旅游地，非遗民俗活动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，处处都透着浓浓的年味。往年我们不是奔波着外出旅行，就是匆匆回老家，一直没好好感受过六朝古都的新春韵味。这个寒假，我决定足不出城，一个景点一个景点慢慢逛。”

不出门远行，选择就近过年，妻子的提议，我是举双手赞成的。大过年的，既不用我独自留在家，又可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本地的年俗风情，更难得的，借着春节假期，我也能全程“护航”，顺便和家人拍张温馨的全家福。只是儿女们是否会接受？我心里不免有些忐忑，他们毕竟更喜欢远方的风景。

不承想，孩子们听完妻子的话，非但没有说不，反而兴奋地跳起来，一个劲夸妈妈最懂他们。女儿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，临离校时，老师特意提醒大家，假期别老窝在家里，不妨多去附近的景区走走看看，感受身边的文化与年味。

其实孩子们都是这样，要的不一定是远方，只要不整天被关着，有好玩好吃的，便满心欢喜。确定了就近过年计划，我第一时间拨通了双方父母的电话，邀请他们来和我们一起过大年。电话那头的老人听了，爽快地答应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赶紧坐到电脑前，带着儿女们重新规划假期攻略。第一站，我们敲定了秦淮灯会，作为南京新春民俗的“地标”，这里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“围观”。今年，灯会不仅有“山海经”主题灯组，还有15米高的巨型“飞马”灯、999盏“祈福灯树”等。儿子听完，恨不得马上就出发。妻子笑着说下午就带他们前往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将打卡玄武湖，乘一叶扁舟游湖赏梅，领略浅春玄武湖的别样风情；预约云锦博物馆，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云锦“挑花”，用小型织机织出简单的云锦纹样，触摸非遗技艺的精妙；去金陵小镇，制作传统滚灯，在实践中感受民俗的魅力。

家中老人即将到访，作为一家之主，我自然要好好表现一番。工作之余，我逛起了菜场和商超，从选春联、买灯笼和预订土鸡土鸭等入手，有条不紊地筹办着过年的一切。我不但要把家里布置得焕然一新，还要在除夕为家人奉上一桌丰盛可口的年夜饭，力争过年期间让他们一日三餐营养均衡、不重样。

忙碌的间隙，我不时接到儿女们玩耍打卡的视频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女儿兴奋地指着屏幕：“老爸，你瞧，这就是‘天下第一瓮城’，等下我们要在这观赏《心印·中华门》大型光影秀呢！”透过方寸荧屏，看着他们有说有笑，不紧不慢地观赏，沉浸式感受喜气洋洋的传统年俗，我忙年的热情也愈加高涨。因为再过几天，我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一同追着年味的脚步，共度这个温暖又热闹的新春佳节。



领略浅春玄武湖的别样风情；预约云锦博物馆，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云锦“挑花”，用小型织机织出简单的云锦纹样，触摸非遗技艺的精妙；去金陵小镇，制作传统滚灯，在实践中感受民俗的魅力。

家中老人即将到访，作为一家之主，我自然要好好表现一番。工作之余，我逛起了菜场和商超，从选春联、买灯笼和预订土鸡土鸭等入手，有条不紊地筹办着过年的一切。我不但要把家里布置得焕然一新，还要在除夕为家人奉上一桌丰盛可口的年夜饭，力争过年期间让他们一日三餐营养均衡、不重样。

忙碌的间隙，我不时接到儿女们玩耍打卡的视频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女儿兴奋地指着屏幕：“老爸，你瞧，这就是‘天下第一瓮城’，等下我们要在这观赏《心印·中华门》大型光影秀呢！”透过方寸荧屏，看着他们有说有笑，不紧不慢地观赏，沉浸式感受喜气洋洋的传统年俗，我忙年的热情也愈加高涨。因为再过几天，我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一同追着年味的脚步，共度这个温暖又热闹的新春佳节。

厚的糯米香。我不好意思上前询问，总是默默绕过。一起逛的同学说请我吃糯米塌。哦，原来它叫糯米塌，这个名字很形象，我一下子记住了。

翌日，来吃糯米塌。平底锅里猪油加热，把切成方块的糯米块放进去，煎至两面微焦，添加葱、料酒，煎好后夹到纸上，递到我们手里。举起糯米塌，鼻子里充斥着香气；咬一口，舌尖传给大脑最愉悦的颤动。

糯米塌是温瑞平原传统早餐之一，我却从未在早上吃过。坊间传说老板娘卖糯米塌，积攒出了好几套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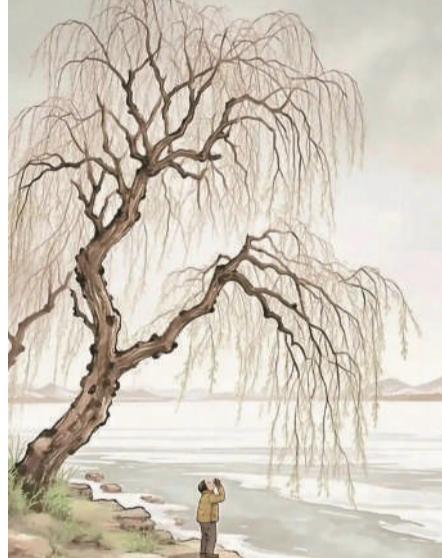
勤劳的小城，从不缺少传说。在温瑞平原上遍布着无数的早餐店、夫妻档小店，路边无名小店、知名连锁店，人们凌晨两三点起床，一直持续工作到午间。早餐店的菜单上，自然少不了糯米饭，它们是在外温州人的乡愁，是地域文化的符号。对于温州人来说，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一种家乡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许多在外的温州人都会想念家乡的糯米饭，在外地看到有卖糯米饭的店，就会勾起浓浓的思乡之情。

温瑞平原的泥土是糯的，所以，种出来的糯米也黏住了游子的心。

(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)

## 北国初春来

孙福攀



温州糯米饭历史悠久。将糯米和其他食材放在一起蒸煮，再搭配上香脆可口的油条碎末，别具风味，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美食。

糯米在我年少记忆里占有牢固一角。每年暑假，我有一个固定的工作，乃是为秧苗浇水。

我家稻田位于温瑞平原中部塘河支流最顶处，水从塘河里抽上来，血液一样流遍我们村的土地。

站在山上开开阔处，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看温瑞平原，呈现的颜色也完全不同。初夏的金黄是早稻的成熟季，盛夏的灰色来自收获后的喜悦，淡绿色上场时，晚稻给了人们幸福的信号。

父亲平整水田，我和母亲先打格子再插秧。一会儿，父亲拽了一堆比晚稻高壮的秧苗回来。母亲说是糯米秧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村

里家家户户种植少量糯米，大家集中一起在稻田里育苗。

时间好像一个号子，割稻、打稻、插秧，不用提醒都同时被吹响。糯米秧苗喝的水多，在肥沃的淤泥里得到的营养自然比贫瘠的山地多，一插下去瞬间绿了水田。

秋日的丰收后，糯米又以另一种形式回归生活——冬至的汤圆。在温瑞平原，冬至吃汤圆是沿袭已久的习俗。

冬至时，正值老家菜头盛出。母亲将菜头削皮，白色的果肉削成丝，加调料烧成汤后，取凝固在盆里的糯米粉搓条，一块一块摘下扔进汤里。一会儿，热气缭绕的菜头烧汤圆摆在面前。我双手贴着瓷碗，热气穿越冬天抵达心头。

过年甚为喜庆。记得，从法国回来过年的某同学到家第一件事，就

是问父母家里做年糕了没。异域求学的他，总在某个寒夜突然渴望故乡蒸笼里热气带出的薄雾和浓浓的年糕香。

做年糕是一道关卡。在生活拮据的年代，孩子们对年糕的期盼之色可露脸上，却不能表达出来，因为家里实在太穷，大人们怕过年啊。

以往过年前，父亲挑着装有糯米和大米的担子到年糕作坊，我们一路跟着，第一条出来的年糕被我握在手里，手心是那么滚烫，世间最美好的

事情莫过于此。正月后，我会取出浸泡在水里防腐的年糕煮熟当早餐，然后背着书包去上学。

接着到了端午节，吃粽子的时间。我放学回家，一捆捆粽子摆在餐桌上，看上去似乎都相同，又好像各有不同。母亲区分得清清楚楚，这是蜜枣粽，那是蚕豆粽。我说要吃蜜枣粽，母亲剪下一个递到我手上。解开箬叶，咬一口，满满的糯米芳香侵入口腔，我问母亲为什么糯米不多种一点，它可以变成各种美食。

## ◎风味

### 温州糯米饭

翁德汉



母亲说美食越多，吃的番薯丝也越多。听了这话，我不敢再多言，仔细回味糯糯的至香味。

某天家里断米，父亲想了想说不是还有几斤糯米吗？母亲欲言又止，在厨房木桶里翻出一个袋子，舀了一把糯米和番薯丝一起煮，再将其扎紧，小心翼翼放好。饭熟后，糯米饭进了我和弟弟的碗里。咬一口，糯米饭粘住了我的牙齿，却遏制不住我的热切，稍微咬一两下直接咽下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吃糯米饭。

记忆里，家乡的那条老街等同于糯米塌。原来在小城读书时，常常外出逛书店，老街路口摊子飘来浓